金牛区建置概述

李大经　杨世廷

金牛区，位于四川省会成都近郊，环绕城区，外缘与成都市的龙泉驿区、双流、温江、郫县、新都毗邻。总面积404·9平方公里，一九八三年七月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区总人口527、378人、其中汉族525、791人，其余分属散居的回、满、蒙、藏、壮等21个少数民族。区辖15个街道办事处，64个居民（家属）委员会和16个乡，206个村。区人民政府驻茶店子金府路。据《括地志》载："昔秦欲伐蜀，路无由入，乃刻石为牛五头，置金于后，伪言此牛能屎金，以遗蜀，蜀侯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堑山堙谷，致之成都。"故后人称此道为"金牛道"或"石牛道"，称金牛座址（实物无考）地区为"金牛坝"。一九六〇年五月建区时，以区政府临近"金牛坝"而得名。

金牛区的区划，古为蜀国领地，自蜀开明王九世"徙治成都"始，相沿二千三百多年，历经更迭。周慎靓王四年（公元前三一六年）秦惠文王使司马错、张仪沿"金牛道"灭蜀。周赧王三十七年（公元前二七七年）始以蜀地置蜀郡，领成都等十二县，区地属成都县辖。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区地属蜀郡成都县。汉承秦制，汉高祖六年（公元前二〇〇年）分蜀、巴地置广汉郡，区地属广汉郡成都县。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一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六年）为加强中央集权，置十三州刺史部，分全国为十三州，区地属益州郡成都县。西汉末王莽“新”王朝（公元九年）改蜀郡为导江；公孙述据此建立“成家”（公元廿四年），东汉复为蜀郡。东汉末（公元二二一年）刘备统一巴蜀称帝，史称三国蜀，区地仍属成都县。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公元六四四年）分全国为十道，置治、县，分成都东偏地置蜀县，区地属剑南道西川治益州成都、蜀县两县辖。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七五八年）改蜀县为华阳县，成、华两县始同治一城，沿今暑袜街分界，西北属成都县，东南属华阳县。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九六〇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区地属益州路成都府成都、华阳县。元世祖至元七年（公元一二七一年）分天下为十一行中书省，简称省，区地属四川省川西道成都、华阳二县。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年）设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封子朱椿治四川，史称“藩王”建“王府”（即原皇城），区地属四川省成都府成都、华阳县。明末，崇祯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八月，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成都，以成都为中心建立“大西”农民政权。清承明初制。嘉庆七年（公元一八〇三年），设成绵龙茂道（后名川西道），成都、华阳为省、道、府治所，区地属成都府辖。民国初废府，公元一九一三年改川西道为西川道，成都、华阳为省、道治所，后废道，仍为省治。公元一九二二年置成都市政公所，区地属成都、华阳两县辖。公元一九二八年置四川省成都市，区地属成华二县。一九三五年为适应市政建设需要，拟扩划城区，未果。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时期，成都县府从正府街疏散至金牛坝，后移塔园校、觉庵；华阳县由梨花街迁至中和场，后

移中兴场。一九四五年七月市府才由成都、华阳两县划入四十二保，二百八十二甲，面积八千五百四十九亩多，并入市区，在废镇后设城郊六个区，（即第九至第十四区）；城区为八个区，（第一至第八区）。区地属成都市城郊、成都、华阳县，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成都市解放。

解放后，成都市人民政府于一九五〇年将序数命名的十四个区调整合并为八个区，并辖成都、华阳二县。成都市划华阳县得胜乡、永丰乡并入五、六区，同时撤七、八区并入；划成都县太平、红星、金马、泰华四乡和天回镇并入第三区，市辖六区二县。

一九五二年土改建政时，撤销成都县并划入华阳县部分地区置成都市第三、四、五、六区。第三区辖路南、路北、凤凰、站东、站西、太平、红星、金马、天回、泰华十乡和天回镇、青龙场，区政府驻城北梁家巷。第四区辖马鞍、院山、秀水、白鹤、回龙、杨柳、东城、万年、交通九乡和保和镇、龙潭寺镇，区政府驻龙潭寺。第五区辖永兴、得胜、新桂、新丰四乡，区政府驻椒子街。第六区辖万寿、四胜、翻身、光华、青西、城区、西城七乡和茶店镇、永丰场，区政府驻青羊宫。一九五三年市区调整，三、四区并为龙潭区，区政府驻梁家巷；五、六区并为万年区，区政府驻青羊宫。

一九五六年五月再次调整市区，划出万年区城区部分入西城区；合并万年、龙潭两区，所辖三十个乡四镇二场并为保和、得胜、龙潭、永丰、西城、和平、青龙、天回等八个乡；同时划入温江县苏坡（今苏坡桥）、青苏、文家三乡和郫县互助乡合并组建成都市郊区，辖十二乡、区政府驻梁家

巷。一九五七年秋，区政府迁茶店子觉庵。同年十二月，划入华阳县三圣乡大观、上河心、斑竹、花果等村置成都市郊区成华乡，区辖十三个乡。一九五八年初，成华乡并入保和乡；同年十月实行政社合一，郊区组建成天回、金牛、龙潭、永丰、苏坡五个公社和凤凰山等八个国营农场。一九五九年调整公社行政区划，分别从金牛、天回、龙潭公社划出和平、青龙、保和三个公社；同年华阳县撤销，所辖石羊、胜利、桂溪、三圣四个公社划入郊区；划出凤凰山畜牧园艺场隶属市府。区辖十二个公社。

一九六〇年初划入温江县簇桥公社；同年五月成都市郊区更名为成都市金牛区。

一九六一年再次调整公社区划，增设营门口、圣灯、青苏、文家、得胜、院山、金马七个公社，区辖公社二十个。一九七七年十月再一次调整公社区划，撤销院山、金马、得胜、青苏公社，分别并入龙潭、天回、桂溪、苏坡和文家公社，区辖十六个公社至今。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为了适应城镇建设的需要，区内十五个集镇从公社划出，设立区政府派出机构：茶店子、土桥、洞子口、青龙场、天回镇、龙潭寺、保和镇、高店子、琉璃场、三瓦窑、石羊场、永丰场、簇桥、苏坡桥、文家场等十五个街道办事处。一九八三年体制改革试点，调整行政机构，实行党、政、企分立，簇桥、圣灯、金牛、苏坡、文家、青龙公社先后改建为乡，所辖大队更为村，生产队为村民小组。同年十二月廿六日调整成都市与温江专区合并后重名乡、镇名称，金牛区石羊公社更名石羊场乡、和平公社更名洞子口乡。一九八四年全区实行体制改革，龙潭、保和、

桂溪、天回等十个公社先后建成乡、村、组。

纵观金牛区境二千三百多年历代建置简述，可以追溯出它在历史上曾是五朝建都、两次农民起义军建立政权、汉代五大都市、盛唐四大名城之一的近郊，又是历代郡、州、路、府、道、省治所所在地的近郊，曾发挥过为各代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服务的作用。今日的“金牛”，更是奋蹄飞奔，日益创造出更多的奇迹，为“富民”，“升位”，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龙潭寺叛乱纪实

张伯诚

在成都金牛区东北角，距城二十华里的龙潭寺（原属华阳县），一九四九年的阴历冬月初九宣告解放。

“解放”到底是什么意思？当时，龙潭寺一带的农民，理解得还很肤浅，只知道打垮蒋介石的是八路军。只知道国民党腐败，应该打倒。这里的解放，没响一枪一炮，当然更没有抗日战争时响警报的惊恐，也没有抗日胜利那种放鞭炮，耍狮子、龙灯的狂欢。忙于找饭吃的，照样忙于找饭吃，坐茶馆的，照样坐茶馆，赌博的照样赌博，抽鸦片烟的照样抽鸦片烟，总之，一切依旧。因为是假期，只有一些知识分子在谈论着国民党和共产党。有的说，这下可没自由了；有的说，国民党该垮台，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有的说，蒋介石独裁，应该打倒；有的说，我家是财主，肯定要遭殃了。

一九四九年腊月初，华阳县人民政府派了一名指导员到乡公所工作。这个指导员名叫赵占高。他来后，第一件事是收缴枪支；第二件事就是催收公粮。刚一宣布这两件事，哥老会一帮反动家伙们即煽动群众说：“不缴！看他把老子们怎么样！”一些地主和工商业者，有枪的在观望，看那些歪人的动态办事，因为有的枪是前辈人传下来的，有的是花了几十元硬洋，在胡宗南败兵那里买来的。现在喊缴，他们当然不愿意。但有枪的毕竟只是一小部分人，影响不大。另一件事，

即“缴公粮”，涉及的面就比较宽了。可以说涉及到所有的土地所有者和广大农民。他们说：“国民党刚收了，共产党又要收。”这种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收公粮时，好多人眼看它即将垮台，都拖延未缴。解放后收公粮，主要对象虽然只是地主、富农，但是，这些人总是把负担强加给广大农民，面且，尽量利用交公粮这件事来造谣，煽动群众起来抗交公粮，加上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尚未彻底摧毁，残留下来的国民党军、特组织又有意识的选择东山彻一带作叛乱据点，因此，龙潭叛乱就一而再地发生，现在就分别叙述龙潭叛乱的背景和经过。

（一）、国民党垂死前夜建立的两个反动组织

当国民党总崩溃前夕，在龙潭寺大庙内，（现在的二中心校），就办过“反共救国军民众自卫队”训练班。由伪乡长、哥老会总社付舵把子范平安任大队长，国民党退伍旅长张元雅任总教官。他们纠集了一些退伍军官和一些党棍、恶霸、乡绅任教官。这个训练班，主要训练反共骨干，结业后最低职务都是民团班长。

其次是伪警备司令部严啸虎的乡村情报所，严啸虎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就建立了这个特务组织，主要发展原华阳县、成都县各场镇的情报网。因为严啸虎是华阳县保和乡人，所以他的领导机构就叫“华成社”，把华阳县摆在前面，成都摆在后面，参加“乡村情报所”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哥老会骨干。他们的行动纲领是“人不离枪，枪不离乡”，“就地顽抗，最后上山打游击”。

自卫队是公开的民团骨干，“乡村情报所”是隐蔽的特务组织，这两支队伍后来成了叛乱的主要力量。

（二）、地方反动势力的情况

龙潭寺有伪乡公所一个；国民党区分部一个；哥老会有一个总社；六个分社。

伪乡公所乡长范平安，是哥老会总社的付舵把子，伪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的姐夫。付乡长张海光是总社舵把子张福山的侄儿，民团大队长周荣初是哥老会三排。警察队长为曾继元。

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多数是学界的，实际不起什么作用。真正左右局势的是哥老会。除总社外，付家店分社很有实力，其次是人民堂分社，巫氏兄弟即巫兆麟、巫杰是付家店分社的，龙潭寺下街即由巫氏兄弟把持。林海东、林天民是人民堂分社的。叛乱期间自任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的是巫杰，任付总司令的是林天民。

其他如邓锡侯的同学钱佐宇，当时是华阳县县长，由于华阳县解放逃到了龙潭寺。还有个名叫范成珍的，是国民党的团长，淮海战役中，曾被解放军俘虏，由于他人很矮小，自称伙夫逃脱了，最后他跑到了龙潭寺。重庆水上警察局的一些特务，在重庆解放后也跑到龙潭寺，这些人都参加了叛乱。重庆水上警察局李煜美，在第二次叛乱时，成为土匪首要分子。

（三）、龙潭寺的碉堡

龙潭寺属浅丘陵地带，为东山五场之首。市面比较繁荣。

土地改革时，龙潭寺街上地主户数相当于华阳县第三区的总和。这些地主老财为了防盗，从前先后修了不少碉堡，只是街上就修了二层或三层的碉堡达十八个。红军长征的一

九三五年，国民党又令在街的四周修了四个四层的大碉堡。农村中也是村村有碉堡，有的一个院子就有三个，真可谓碉堡林立。这些碉堡在叛乱时，有的就成了土匪据点。

（四）、谣言四起。仓惶结婚

龙潭寺和平解放后，华阳县人民政府派了一名指导员到乡公所工作。他来后，首先组织收缴枪支和征收公粮。一些反动家伙就趁机造谣，无中生有，煽动群众说："在盐市口亲眼看到八路军逮到男的就用铁丝穿手板，逮到女的就穿奶奶"。有的还说："要老的配少的，少的配老的，要共产共妻"。"一个女的作三个解放军的妻子"等等，因此，从一九四九年底，到一九五〇年初，结婚的特别多。突击结婚，使本来就很混乱的局势更加紧张，客观上有利于反动派发动叛乱。

（五）、叛乱的导火线

一九四九年农历腊月的一个晚上，龙潭寺倒石桥李金山烟馆里发生了一起哥老会的内讧事件。哥老会的小老幺黄德兴在电灯熄后捱了一枪，打伤了屁股。事情是这样的：黄德兴的老婆长得很漂亮，被哥老会另一些人调戏，黄本人不依，因此就有人派徐玉生去枪杀他。电灯被弄熄后，一声枪响，却未打死黄德兴，而只把他打伤了。黄的妈痛哭流涕地到警备司令部报案。腊月十八（逢场天）来了一班解放军，到中巷子去抓徐玉生。恰与徐在门口相遇，因不认识，就问："徐玉生在哪里！"徐顺手一指说："在里面"。解放军进铺内未抓到徐，却把给徐玉生通风报信的李阿三抓走了。李阿三是付家店分社的小老幺，付家店的哥老会极为不满，便加紧组织力量，打算用武力抢回李阿三。伪乡公所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知此事，怕出事后自己脱不了手，就通知解放军提前走，也请华阳县派来的赵指导员一齐走。当他们刚走过人民堂时，哥老会的亡命徒就追上了，当即开枪射击。这就是震惊川西的龙潭寺叛乱的第一枪。捉李阿三成了龙潭第一次叛乱的导火线。当然并不是误抓李阿三才发生叛乱，没有黄德兴事件，这里也会以其它事件为导火线的，只是可能时间要稍迟一点罢了。黄德兴事件是偶然的，错抓李阿三也是偶然的，但叛乱却是必然的。请看下面的事实：

腊月十八李阿三被逮捕后，哥老会付家店分社以巫杰为首的一些反动家伙，在腊月十九一清早就带领一帮匪徒占据了石板滩到龙潭寺必经之处的院山上的院山寺庙宇，在那里宣布了“反共救国军”的成立，巫杰自任总司令，林天民任付总司令兼总审判长。院山寺坡前坡后岗哨林立。

与此同时，民团大队长周荣初，利用尚未彻底摧毁的旧政权，强令每保出团丁三十六人，共计五百七十多人，一些农民便被迫来到院山。

（六）、朱向离同志遇难

巫杰成立反共救国军的当天上午，解放军一行九人，由石板滩向成都进发，途经院山寺山坡下，土匪岗哨立即开枪。解放军某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命警卫喊话。土匪哪里肯听。当他们还在犹豫的时候，适有一个推马桑柴的经过，土匪没有开枪。朱向离认为不开枪打穷人的，就一定是被地主“逼上梁山”的，可能他们一时还不了解共产党、解放军。可是子弹越来越密，不准还击的警卫人员只有散开，却被土匪分别包围。朱向离主任最后支身进了民房，土匪跟踪追来，土匪见房内有一老太婆在纺纱，问道：“八路军到哪里

去了？”老太婆没吭声，另一个土匪就吼叫：“不说就烧房子！”这个老太婆开头不说，是想到解放军被土匪抓去一定没有活的，应该救人一命，当听说要烧房子时，想到不仅救不了别人，连自己也要遭殃，就说了实话：“在猪圈里头。”这个身经百战的我军老干部，就这样被几个土匪抓走了。

朱向离被土匪抓走后，押在院山寺内，土匪见他年岁比较大，从服装及配带的武器看，怀疑是个大官，便由匪首林天民亲自“审讯”。这些毫无人性的匪徒，竟脱去朱向离同志身上的衣服，用开水烫，但土匪什么也没有得到，朱向离同志英勇就义。临死前叫庙内的和尚把他埋在菜地里，叛乱平息后，才把朱向离烈士遗体和其他烈士一道安葬在院山寺山上的烈士墓里。

一九五〇年上半年某天的《川西人民日报》上报导了绵竹驻军开会追悼在龙潭寺遇难的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同志的消息时，这里的老百姓才知道土匪杀害了解放军的大干部。

（七）、包围曾家粉房

就在朱向离同志遇难的同一天，华阳县人民政府派了一排解放军押运公粮，因为华阳县政府设在中兴场，当天是不可能打来回的，于是决定在龙潭寺乡公所宿一夜，第二天再走。这下可把乡公所的大小头目吓坏了，因为他们明明知道巫杰等已在院山寺成立“反共救国军”，如果押粮队被土匪包围在乡公所，他几爷子怎么脱得了手？于是，伪乡长范平安就找人商量对策。有的认为只有把解放军引出场外，万一出了事与乡公所无关。四大金刚之一的李金山说交给他去办。距场两华里的曾家粉房主人以前得罪过李金山，李金山

正寻不着机会报复，这次机会到了。于是李金山就向运粮的解放军说："现在外面不清静，有土匪，乡公所商量，为了解放军的安全，请大家今晚住在曾家粉房，那里离街近，万一出事，粉房里有粮食、有水、又有竹林，可以防守等等。于是就派了一名小老幺把解放军引到曾家粉房。解放军看了粉房的情况及周围地形，觉得比较可以，就在林园里筑起工事，以防万一。第二天，也就是腊月二十的拂晓，曾家粉房已被团团围困，到天亮时，已经有近千的土匪了。土匪的枪是乱打的，只是朝着粉房方向开枪。解放军在土匪迫近时才开枪。到十点钟时，已有几个土匪被击伤，土匪没法，于是就叫场上钟火炮做土大炮，用土大炮轰，果然一轰就把曾家粉房的草房轰燃了，解放军冒着弹雨立刻上房把火扑灭，就这样整整包围了一天。

腊月十九叛乱开始后，龙潭寺全场关门闭户。二十那天，土匪强令几家大馆子开锅，供应攻打曾家粉房的土匪，保证随时开饭。伙食费由派收老百姓的款项支付。所以到开晚饭时，吃饭的已超过两千多人。

曾家粉房被包围后，乡公所派付乡长张海光到华阳县政府报告情况，以便推卸责任。

（八）、叛乱平息

土匪头子见他的匪徒愈来愈众，只是包围曾家粉房的就有两千多人。各关卡又不时传来打死解放军、杀军马和杀"侦探"的报告，就更加得意忘形了。二十那天晚上，他查看了包围曾家粉房的情况后，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巫杰向警卫李金福说："今晚歇和尚岭火炮房"。当晚他们十几个人在火炮房钟家文家中喝酒、打牌，闹得一踏糊涂，最后由钟

××的妞妞陪这位巫司令“睡觉”了。当这些匪徒正在作黄粱美梦的时候，二十一日凌晨五时许，四面八方一齐响起了激烈的枪声、炮声、冲锋号声和马叫声，巫杰的警卫李金福慌忙敲门高喊：“巫三哥，快起来！不对啊！象是解放军的枪声”。“你先看一下，我马上来”，巫杰答道。

当李金福跳上房顶（因为他是耍狮子扮猴子的），只听“啪”一声，这个称为李猴子的家伙，便从房顶跌进了天井内，再也动弹不得了。巫杰出房门见李金福已死，急忙挂好手榴弹，拖着机枪带着匪徒们从后门冲了出去。他们在晒布岭一角的大坟墓后顽抗，天还没亮，巫杰手中的机枪已经不再响了，这个杀人魔王恶贯满盈，才玩了两天“总司令”格的流氓已被解放军击毙。

解放军击毙巫杰后，从东面包围的一路很顺利地进入下街。土地庙碉堡内的自卫队分队长周子高被击毙。其余匪徒纷纷逃跑。只有上街碉堡内土匪仍继续顽抗。他们由恶棍林海东指挥，内中有两挺转盘式机枪。这些匪徒仗恃碉堡难攻，不顾解放军怎样喊话，仍然疯狂地射击，经过半个多小时，解放军见喊话无效，才打了几颗燃烧弹进去。一股浓烟腾空而起，一阵烈火大显神威，机枪不响了，骂声停了，最后据点攻破了，嚣张一时的匪徒成了烤肉，清点烧焦的尸体共计十七具，真是罪有应得。

解放军拔掉了上街碉堡后，整个战斗结束了。在曾家粉房被包围了整整一天一夜的解放军听到号声和枪声，知道是大部队到来，就积极配合突围，很快就在龙潭寺同大部队会合，他们虽然被包围了一天一夜，却未损失一人，

曾经扬言要攻破成都的匪徒，有的被击毙，有的逃

跑了，大部分被俘了，当时关在范家祠的就有六百多人。在川西首先煽动叛乱的“反共救国军”被打垮了，王陵基、严啸虎苦心经营的特务系统受到严重打击。

这次叛乱范围，一般只限在龙潭寺乡境内，土匪力量也限于在本地，无论它的范围和规模都不很大，在阴历三月初五到十一的第二次叛乱就不同了。下面就说第二次叛乱，由于材料缺乏，因此只谈谈它的起因和着重介绍龙潭寺的情况。

（九）、再次叛乱

一九四九年腊月的龙潭寺叛乱，震动了川西平原，它打死了不少我解放军和所谓“侦探”，也打死了我某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同志，我解放军动用了一师兵力，平息了这次叛乱，但是却未全歼残匪，如四大金刚之一的何廷章和重庆水上警察局的李煜美等都未捕获，因此这些匪徒就成了第二次叛乱的骨干分子。如果说第一次叛乱还带点偶然性和自发性，范围也较小。那么第二次就不同了，它有国民党军队和特务直接插手。不仅范围更大，规模更大，人数更多，而且有目的有计划。驻在石板滩整训的王缵绪起义部队中的师长马力，又名马步修和他的参某长张伟等听到龙潭寺发生叛乱的消息，以为有机可乘，就密谋策动更大规模的叛乱。当时马力派张伟到镇子场（洛带）找哥老会罗风鸣，计划由罗攻打燃灯寺。马力直接指挥攻打石板滩，门坎坡。马力密谋策动叛乱，但不认识土匪头目及封建势力的头面人物，他就先结识了龙潭寺、石板滩交界处（现属龙潭乡建设村）恶霸刘席廷，刘外号刘幺胡子。马力自称他的真实姓名叫刘昌龄，以此来拉宗族关系。一切通过刘席廷出面联络，指挥各处。这个刘幺胡子出于反动本性，也以为自己当土皇帝的日子到

了，因此很是卖命。

这次叛乱遍及整个东山。其中规模比较大，时间比较长的要算镇子场的燃灯寺。其次就要算龙潭寺、赖家店和崔家店了。这次叛乱未听说什么组织名称，只知道李煜美、何廷章、李金山、叶明斋在起骨干作用。三月初六打崔家店后，当地驻军撤到万年场。万年场距城很近，土匪也就不敢妄动了。但这些家伙并没有就此死心，又在暗地里策划攻打成都。李金山、叶明斋派人到新繁斑竹园搬了一些惯盗。当他们正密谋之际，解放军于三月十一日已经全歼了各路土匪。

前面讲的邓锡侯同学钱佐宇，也在石板滩农村作了土匪顾问。其它各处当然还有一些党棍、恶霸、散兵、游勇在猖狂活动。

（十）、活捉大特务廖宗泽

龙潭寺两次叛乱平息后，华阳县第八区（共计四个乡，区公所就设在龙潭寺，）在龙潭寺设立了自新班，这里先后有自新人员二千三百多人。简阳县、新都县还不在内。当各乡农会一成立，立即开展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四大运动。根据党的政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宣传继续深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得到兑现。在这样情况下，有个参加过军统特务的新都县人，他曾见过伪国防部军事调查统计局“军统”西南洪公祠头子，成都行辕第三课课长廖宗泽。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廖宗泽潜伏在门坎坡。给一家寡妇作雇农。这人为了立功赎罪，就到新都县军管会检举了廖宗泽。当新都县派人配合华阳县来捉拿廖宗泽时，当地一些农民还说此人是雇农，门坎坡乡农会主席曾虾子（因为他原来是打虾的）也出面担保和阻拦。在

这种情况下，华阳县决定连曾虾子一起逮捕。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这个大特务手段何等狡滑。廖宗泽被捕后，关押在抚顺战犯营，因病死亡。直到中美建交后，他的女儿才从美国来把他的骨灰接走。

“四大”运动中，只是华阳县第八区就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土匪、特务、恶霸等四百多人、为后来的土地改革扫清了障碍。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回顾成都县立中学校

周开培

（一）、校史

成都县立中学校的成立和办校经过情况。

成都县立中学校（简称成县男中和成县中）前身系芙蓉书院，院址在成都市青龙街，院后有内外两湖，上架拱桥，一孔相通，系汉朝文学家杨雄（子云）读书洗笔砚之所，故该湖称墨池。解放后（1951年）校长刘文范填墨池作操场，此一历史古迹，不复得见！

民初兴办学校，改芙蓉书院为成都中学堂，继改称成都县立中学校，首届校长为刘辛甫（逸民）系前清进士；第二届校长为余拿（苍逸）系前清举人；第三届校长为龚导耕（向农）系前清举人，曾任川大中文系教授；第四届校长为裴亮忠，北京师大毕业；第五届校长为周沣（子高）北京师大毕业，曾担任过石室中学校长职务；第六届（1928—1936）校长为吴炜（照华）成都高等学堂毕业，曾担任过私立树德学中学、四川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校校长和四川省参议员；第七届校长（1937—1941）孙少芝，四川师范大学毕业，曾担任温江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四川省田粮处付处长，成都市参议会付议长等职务；第八届（1942—1945）校长为张佐时（绍尹）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曾担任过省立重庆中学校长，四川教育厅督学室主任，成都县参议员，国大代表、四川省三青团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